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9年第3、4期合刊·总第723、724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国家工业战略 2030》草案的雄心与争议

欧洲数字经济：默克尔的期望与无奈

博士论文抄袭？看德国群众怎么吃这个瓜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年1月26日-2月25日）

《国家工业战略 2030》草案的雄心与争议

2019年2月5日，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 2030》的计划草案。这份 20 页的文件提出了一种对德国来说全新的产业政策导向。

该文件据称由阿尔特迈尔亲自操刀，前言开篇即引用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的“共同富裕”思想，称“艾哈德对繁荣、自由和安全的承诺，已成为德国国家利益，由产业界、社会伙伴以及整个德国共同保障”，肯定社会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但阿尔特迈尔随之话锋一转，从德国历史上国家利用工业政策屡次干预经济部门的成功与失败的事例，提到“有效地管理和引导新的全球挑战与发展契合德国、欧洲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直接利益”。他指出，当前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在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国家干预行为也在日益增加，“旧的行为者消失、新的行为者出现，整个贸易流正在改变”。在此背景下，草案大胆地提出“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但他同时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草案以确保德国经济与技术的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保障德国经济、劳动岗位和人民富裕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战略目标，列举了对德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九大关键领域，包括：钢铁铜铝工业、化工工业、机械与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光学与医学仪器制造、绿色环保科技产业、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以及增材制造（3D 打印）。

草案为新产业政策提出的目标导向包括：

各个领域的工业和技术保持现有的、或重新赢得国际竞争力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提高工业在经济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即到 2030 年德国要达到 25%，欧盟达到 20%，以冀通过欧洲工业的复兴为所有欧洲国家提供发展动力；

维护工业增值链的完整性，从基本材料的生产，到制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务、研发。确定以前的增值链受破坏与威胁的环节，制定阻止与逆转进一步破坏的适当措施；

扩大现有的优势，并开展赶超进程，不再“把工业分为‘脏乱陈旧’和‘清洁新型’”；

加强中小型工业企业，保持德国隐形冠军群的特色优势，给予个性化的优惠与扶持，使其能够应对当前快速的创新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

还有一点尤为引人注目：草案指出，“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才能实现重大项目并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竞争对手较量，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近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然而“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因此德国要着手培植和保护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方能在全球市场上与中美等国的大型企业抗衡，取得一席之地。为此一方面要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为德国与欧洲的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兼并开方便之门，使其能够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另一方面，文件点出了一些龙头企业，包括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几大汽车制造商、德意志银行和空中客车公司，强调这些企业的长盛不衰符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因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增值，同时也在世界上树立了德国经济与工业的良好形象。

该草案还提出，企业通过并购外国企业来提升市场地位，符合德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应予支持，但在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对此加以限制甚至禁止。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国家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参股来插手企业并购事务：“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行动空间就越大。如果出现对经济具有现存重要性的挑战，国家的干预可以延伸至限时接管股份以及给予企业补贴。”特别提出对电池生产这一“对附加值极其重要的问题”可由国家组建财团提供援助，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问题上，国家则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

该文件大力呼吁不要背弃市场经济，要坚守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原则、捍卫公平竞争、强化多边主义。所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包括如可承受的能源价格、稳定的社会福利与富有竞争力的税收体制等；

第二，欢迎国外投资，只有在经过明确界定的例外情况下才可对外资并购德国企业插手干预；

第三，人工智能及其在自动驾驶和医学诊断上的应用，以及工业物联网被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基础创新。对上述新技术领域要在企业兼并、组建联盟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在必要时国家可直接参与关键产业的建设；

第四，对于创业成功、走出初创期的企业，将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欧洲风险投资基金予以支持；

第五，首先可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建立一个“德国参股基金”，以帮助保护企业的专有技术不致流失。

草案最后把视线扩展到欧洲维度，指出“单一市场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附加值的提高会使单一市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受益。”有鉴于目前欧盟和欧元区过于偏重对财务问题进行讨论与决策，而较少关注经济政策，草案建议欧盟设立“工业部长理事会”，即把涉及经济政策的各个分散的理事会（包括如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等）汇集到一起进行讨论与决策。

这份草案引发德国朝野各界极大关注，早在正式发布前几天内容就已流出，激发各界热烈讨论。这份《国家工业战略 2030》被视为德国政府放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而它也确实回应了德国各界当前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国家工业战略 2030》中也把长达 4 页的篇幅给了“挑战”，指出德国工业辉煌正在褪去，当前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电动汽车等等领域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都不容乐观，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就必须在这些新的未来领域赢得竞争力。文件还对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日本与中国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尤其提到“中国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未来几年中，整个工业领域可能会被这些企业技术垄断”，从而破坏“有效的国际竞争”。草案指出，德国必须奋起直追，不能只做其他国家赛跑的看客，而必须参与游戏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这一点深得德国政治经济各界认同。德国工商大会（DIHK）主席施威泽（Eric Schweitzer）表示，德国政府着力保障德国工业区位优势

当前正是时候，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主席肯普（Dieter Kempf）也对政府对德国和欧盟工业加强关注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执政伙伴社民党经济论坛主席弗伦茨尔（Michael Frenzel）更是表示，对这一产业战略期待已久。学界专家也对草案中的观点表示了部分支持。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许特（Michael Hüther）认为，虽然国家干预的做法从纯理论上说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鉴于德国面临的现实挑战，这样做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应该说，这份草案所提出的理念并没有“墨守成规”，这在德国政坛来说堪称大胆。它能够被提出，并且获得一定的赞同和支持，这本身就是源于德国人近年来日益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和巨大的危机感：全球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的关税壁垒渐渐形成，欧盟也正面临风雨飘摇之境，英国脱欧等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21世纪人类逐渐步入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和社会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德国与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与美国和亚洲诸国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今年年初联邦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再度下调，从秋季预测的1.8%下调至1.0%。而中国则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强大对手，正如文件中所宣称的，“德国正在面临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竞争”。2018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并购德国输电系统运营商50Hertz的尝试再次落空，德国政府通过德国国有银行KfW收购了其20%的股份，这也可以视为德国政府插手经济、收紧对外经济法律的开始。但同时，西门子和阿尔斯通之间的并购被欧盟叫停，却又令德法两国政府气闷不已。国家和政府如何帮助企业更好面对未来的挑战，在其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正是德国各界正在思考的问题。

但这份草案迎来的绝不仅仅是欢呼。纵观近几日的德国相关媒体，所见到更多的则是争议、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德国经济学界、产业界和政界都对国家伸手干预经济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和极大的忧虑。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约阿希姆·朗（Joachim Lang）的评论可以很好地概括这种忧虑：“这个计划自以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未来技术，具备竞争力的结构是怎样的，毛附加值中工业的正确比例应当是多少，哪些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龙头企业，又有哪些传统企业应当得到国家保护”——草案列举了一系列“关键工业领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并点名了几家“关乎国家利益”的“龙头企业”，这种做法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颇有外行拍脑袋领导内行的感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具备关于未来技术发展的足够认识，也难以准

确把握需求变化，这样来下定义做决断未免片面和武断。像已经走向拆分的蒂森克虏伯、早已高度全球化的西门子，究竟是否仍然适合作为德国龙头企业获得国家特别保护？更不用说德意志银行——国家对银行的过度保护会带来什么后果，欧债危机早有前车之鉴。而与市值 100 亿的蒂森克虏伯相比，市值达到 1100 亿的德国软件企业、也是欧洲最大的软件企业 SAP 却居然未被提及。再者，德国经济一直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中坚力量，这份以扶持、保护与依靠大型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计划令很多人难以接受。自民党主席林德纳（Lindner）也表示，该草案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诸如把汽车或化工等行业设定为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份文件充斥着国家干预的意味，却缺少关于税收、基础设施、能源与灵活性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正是提高竞争力的基础。

对国家干预市场的高度警惕，是德国经济界的主流认识。虽然人们也承认，草案中所提到的“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经济”“中国以举国之力参加竞争”对德国确实构成了挑战，但仍然从根本上反对德国把国家的手伸得太长。很多人批评阿尔特迈尔这是要走“计划经济”的道路，完全背离了他在草案前言抬出的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工业界人士纷纷表示，政府自己扮演起经营者和投资引导者的角色并非好事，政府的任务本应是制定大政方针，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着力减轻企业负担，而经营和投资决策应当由经济界自己来做。德国经济“五贤人”中的四位——维兰德（Volker Wieland）、施纳贝尔（Isabell Schnabel）、施密特（Christoph M. Schmidt）和菲尔德（Lars P. Feld）日前也在《世界报》撰文题为《阿尔特迈尔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战略转向》，认为“应对中国企业竞争的最好办法，应当是直面竞争，继续在重要的关键的领域占据技术领先地位。这也是德国企业迄今成功的秘诀，未来仍应当创造适宜的框架条件，使这一状况维持下去。”专家们认为，当前德国的创新政策是相当成功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则应当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助力企业发挥出自己的发展潜力。

这篇文章还对这份方案的内在逻辑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产业政策体现的更多是政治逻辑而非经济规律，虽然可以立见成效，让选民直接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但从整体经济上看，对某些企业或行业的针对性扶持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必将增加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为者的负担。同样更多体现政治意义的，还有草案中提出的把工业占经济附加值比例从目前的 23.2% 提高到 25% 的目标。德国 Ifo 研究所专家菲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认为这种目标从经济

上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比例本身很难确定，更不用说当前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正日趋模糊。所以这其实更多地只是一个向选民交代的政治目标。四贤人的文章更进一步地指出，民粹思想无论左右都会向选民宣称，加强国家干预可以保障社会与经济的安全，而政府的经济政策正是要坚定地抵御住这种不良影响。

德国《国家工业战略 2030》草案的雄心壮志和它所引发的疑虑和批评正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出既有理念与新形势、新问题、新思路的碰撞。更何况，德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草案虽然在最后特别指出“德国的产业政策必须也同时是欧洲的产业政策”，呼吁欧盟与德国共同修改竞争法，把眼光从欧盟内部转向一致对外。而事实上，几乎在该草案发布的同一日，德法两国都寄以厚望的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列车业务合并计划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否决。德法两国认为只有合并才有能力与中国中车（CRRC）这样的市场领军企业抗衡，而欧盟却担心两强联合会欧洲内部市场形成供应商一家独大的局面，导致价格上涨并限制选择，最终可能有损欧洲乘客的利益。虽然德法两国坚称，这一联姻对于欧洲与由国家支持的中国竞争对手竞争是必要的，无奈对于这一观点，欧盟的监管者并不接受。

正如社民党经济论坛主席弗伦策尔（Michael Frenzel）所言，这份工业战略出台的积极意义在于，终于为德国各界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基础。这份工业战略草案据悉将在充分讨论后进行修订，预计会在夏季议会休会前提提交政府通过。至少从目前的讨论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理念和观点的激烈碰撞。虽然，像国内一些媒体所说，这可能就是德国向“抄中国作业”走出的第一步，但最终德国各界就此能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阿尔特迈尔究竟能够成功获得突破，还很难说。

欧洲数字经济：默克尔的期望与无奈

“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全球行为者”，2月19日，在一个欧洲经济界和政界高层云集的数字峰会“Digitising Europe”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在这个以数字时代欧洲制造的未来为题的会议上，默克尔指出，欧盟在环境保护、竞争法等许多方面的条条框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过度监管将会使欧洲赶不上未来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步伐，她

呼吁在欧洲展开讨论，改革欧洲竞争法、方便并购、消除互联网企业发展面临的各类障碍，“为企业发展留出足够的自由空间”。

从字面上看，默克尔这番话显然直指刚刚被欧盟以反垄断之名否决的德国西门子与法国阿尔斯通列车业务合并计划，而究其深层背景，则是一种对欧洲数字经济竞争力日益丧失的巨大焦虑。

据欧盟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报告，欧洲生产率的上升有一半是来自对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在当今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并出台一系列围绕数字经济的政策，以冀为欧盟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注入新的活力，摆脱危机、提振经济。然而各方面数据都显示，欧洲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已经与美国、中国等世界领军者存在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同时从经济层面来说，欧盟在全球的数字经济市场中并不占优势，缺乏大企业。根据 2019 年的麦肯锡报告，欧洲存在巨大数字及人工智能鸿沟，落后于美国、中国等领军者。虽然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且略高于中国，但如今欧洲 IT 业数字经济占 GDP 比例约为 1.7%，大大低于美国的 3.3%和中国的 2.1%。而且，欧洲与世界领军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因其其在开发和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与世界领军者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如果不更快更全面地参与人工智能，这一差距可能会扩大。

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为何欧洲落后于中美，一般认为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包括欧洲宽带基础设施不足、数字经济投资不足、数字化领域专业人才匮乏，等等。默克尔的这篇讲话提出的则主要是制度和观念层面的问题：“《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数据安全、数据主权、伦理问题 and 经济自由方面做得不错”，“但在一个发展迅速的数字市场中，也要考虑到此种监管本身自带的弱点，要能够迅速认识它并有意识地去加以改善，在这一点上欧洲必须加强学习。”有观点认为，欧盟的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较慢，跟他们对网络数据的严格管理有一定关系。默克尔正是担心，过度监管成为欧洲保住工业所在地的障碍，欧洲因为专注监管，而可能赶不上未来工业的步伐。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于 2016 年 4 月通过，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这一政策调整了 1995 年的《数据保护条例》条款，使其符合数字时代需求和特征，并对欧洲的数

据保护法律进行了更新。该条例号称“史上最严厉”的个人隐私保护条例，对欧盟个人信息保护及监管极为严格，其规定不仅适用于欧盟公司，涉及欧盟公民信息的非欧盟公司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它将影响全世界的数据使用和流通，改变全球网络生态。该条例虽然主要剑指美国几大互联网巨鳄，但在欧洲内部也仍面临较大争议，一方面它被视为个人数据保护的里程碑，其高标准在世界上起到带头作用，各国纷纷效仿；一方面却也主要遭到经济界的批评，认为它对企业要求过于苛刻。在该条例尚未生效之时，企业仅仅为合规就已经付出了高额代价，条例生效后还将继续承担高成本，企业的发展与创新遭到阻碍，尤其是中小企业将面临困境。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不断进步，数据日益成为重要资源和核心竞争力，而社会也同样面临数字化转型，诸如“隐私”的意义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部两年前通过、如今才刚刚付诸实施的法律，恐怕很难跟上社会和技术进步的现实要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人工智能尤其不友好，势将提高其整体成本、降低效率和准确性并限制创新。2018年5月，默克尔在该条例生效前夕，也曾经就该条例所提倡的“数据节约”原则提出质疑，指出这不啻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只是欧盟饱受诟病的监管问题的一个体现。问题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在欧盟，大多数传统的非数字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监管依然高度碎片化，这带来了企业进入成本高企的问题。数字企业和非数字企业、各个成员国的监管框架存在不一致性，限制了企业创新和探索的积极性。多数欧盟成员国仍然有很多特有的监管法规，各国的监管法规差异很大，严格程度各不相同，严重影响到数字经济的扩张速度和成本，影响对ICT的投资和数字行业公司的进入和扩张决策。科隆经济研究所专家恩戈斯就曾指出，现在欧洲很多中小企业都不愿意发展数字化战略，这是因为他们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很多困难，监管既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欧洲众多中小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和创造力，并最终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相比之下，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在版权、侵权法的关键实质性改革，这些改革释放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使得他们迅速扩大规模。

在数字经济领域对安全与监管的高度关注，是欧洲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欧洲精神的一种体现。欧洲的价值观重视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将其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对于技术新发展，欧洲人往往首先持怀疑的态度——这一点从移动支付在欧洲的遭遇，就不难看

出：欧盟居民一向重视隐私，相比数字化带来的机遇，更多人忌惮其中的风险。正如默克尔也不忘强调的：“在所有技术发展和关于数字化的一切讨论中都必须清楚，它们永远是以人为本，围绕人的尊严、自由与安全。”因此也有专家认为，欧盟对数字化的认识，至今仍然停留在个人数字空间的层面，而没有进入运用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专家认为，欧洲的强势监管虽然有助于约束数字世界的乱象，但也有悖于“互联网开放、自由的精神”，为孤立主义和逆全球化推波助澜。而过于注重安全与监管，又可能进一步拉大欧盟与先进国家在互联网发展上的差距，欧盟目前世界级的数据平台数目为零，数据信息收集不全面势必限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发展。

欧洲各界的焦虑是有目共睹的。早在 2014 年 5 月，第十二届欧洲工商峰会就以“重建一个有竞争力的欧洲”为主题，当时与会代表认为，要使工业欧洲变成“数字欧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 5 年，欧洲需要在数字经济上下大力气，用知识驱动再工业化，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可能跨越欧债危机，重温昔日辉煌。当时人们批评说，“欧洲在走，而世界其他地方在跑”，五年过去了，这个情况似乎并未有所改观。

但欧盟要想在这方面与时俱进、有所改善，也面临重重困难。如今数据保护与自由流动已经在挤压欧洲数字化政策空间，更何况还要协调各国政策。在数据方面，欧盟创造了保护公民数据隐私的政治共识，但在使民众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益处的措施层面却没有达成类似的共识，而哪些数据可以被应用恰恰是其矛盾所在。所以对于数据如何分类和获取等方面，也存在争议，影响数据战略的发展。欧盟各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已经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有的国家则仍然相当滞后，并且欧盟内部的数字鸿沟还有越扩越大的趋势。各国数字化程度不均衡，各有各的利益考量，在数据使用及监管政策方面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导致在欧洲统一数字市场和规则等方面的讨论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事实上也仍然是一个妥协，充满了大量尚未确定的概念——而好不容易做出的这个妥协，今天又已经被指落后了。默克尔也一再抱怨欧洲行动迟缓。

事实上，像这次会议上的怨言，默克尔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早在默克尔 3.0 时代，2015 年 6 月，她就曾经警告，不要在对待数据方面行事过于谨慎。“过于畏首畏尾，就无法参与未来的许多价值创造。”她希望德国工业能够理性管理大数据，从而由此形成新的经营模式。“请

发展出一种与数据之间的积极关系，我们必须参与这一轮价值创造。”当时她已经在批评欧洲面对这一发展行动得太慢，欧洲内部关于网络中立性的讨论旷日持久：“如果我们不能树立起一个必要的规则，那么这个领域就无法投资”，“那么我们就落后了。”

2016年默克尔又说：“我们都知道，像如何正确对待平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好多年，等我们终于达成一个决议，整个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数字化没有国界，我们需要一个欧洲的解决方案，才能应对全球的竞争”。但是她也认识到了其中的困难：“即使是G20国家，关于数据使用和框架条件的想法也极为不同，达成某个规则也非常困难。”

去年欧盟的“数字税”难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欧盟的最初计划，对于全球营业额达到7.5亿欧元以上和在欧洲线上销售额达到5000万欧元以上的所有企业，要对其在欧盟的在线销售和服务征收3%的新税。在爱尔兰（苹果公司欧洲总部所在地）和卢森堡强烈表示反对后，法德拿出了一份更缓和的新提案，却遭到丹麦、芬兰和瑞典反对，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影响欧洲经济增长前景。而在美欧贸易谈判结果悬而未决，美方威胁出台“汽车关税”的背景下，德国又明显动摇，其支柱产业汽车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只有法国势在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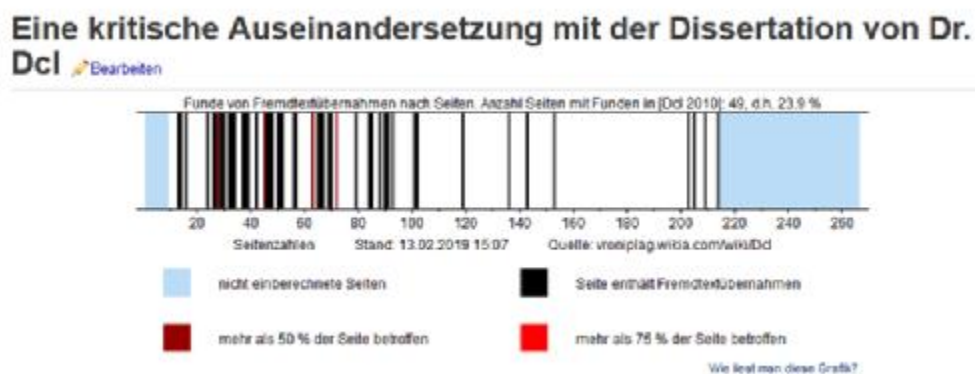
正因为此，默克尔在此次数字峰会中呼吁：“欧洲必须对以数据驱动运营模式做出自己的回答——我这里不仅强调‘自己的’，还强调‘做出回答’。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描述自己的独特性，却让回答滞后于时代。”那么，什么是她心目中“自己的回答”呢？她认为当前世界上在对数据的态度上存在两个方向：美国的数据主要在私人手中，而中国的数据则主要在国家掌控之下，“欧洲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一个位置”，也就是在监管和自由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兼顾自由、安全与福祉。“我们欧洲人必须正视我们的竞争对手，自信地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她已提议在3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讨论相关议题。

博士论文抄袭？看德国群众怎么吃这个瓜

年后某演员学霸人设崩塌，可谓是难得被学术圈从娱乐圈拱出的一个大瓜——只因为这位问了一句“知网是什么”，被以硕博生为主力的学术界吃瓜群众以科学精神与科研方法穷搜猛索，最终不仅他自身博士资格被取消，更使相关单位与导师都遭到质疑与牵连。无独有偶，在同一时间，德国也正好有一位名人处于非常相似的境地。

2月8日，明镜在线爆出德国现任联邦家庭部长弗兰齐丝卡·吉费（Franziska Giffey）于200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遭到抄袭指控，正在被逐页核查。虽然审查还在进行中，最终还没有定论，但此事已经引发极大关注，多家媒体持续跟进，也给当事人和相关大学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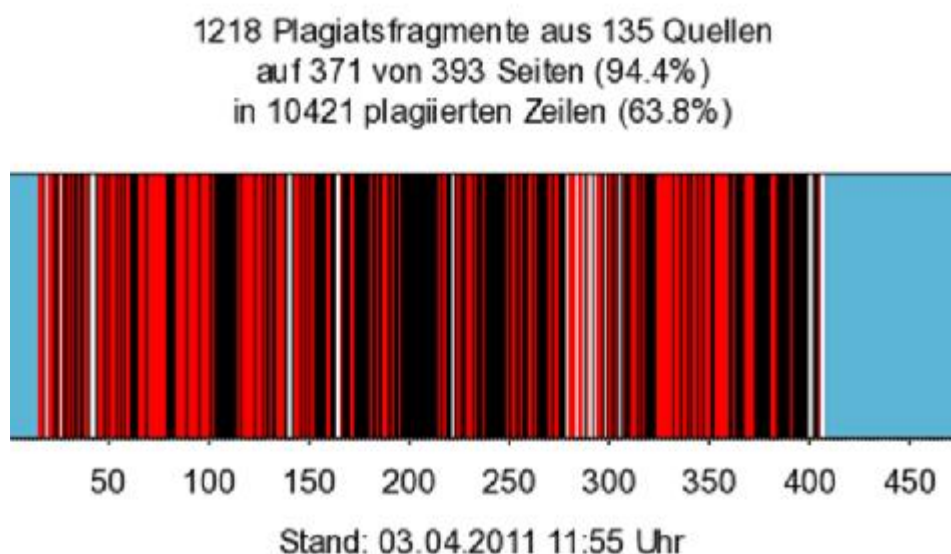
与国内这次由吃瓜群众一拥而上乱棍齐下不同的是，德国在做这项核查工作的是一个颇为专业的网站 VroniPlag Wiki，它由一些志愿者2011年依托维基平台 Wikia 建立，主业是根据举报线索核查有抄袭嫌疑的博士论文（Dissertation）甚或大学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每一本论文的核查都有完整的记录，并以色谱形式实时、形象地体现核查进程：每一页根据抄袭比例的不同标记不同颜色，其中蓝色为（尚）未发现抄袭，黑色为抄袭比例50%以下，紫色为50%-75%，红色页面的抄袭比例达到75%以上。有问题的核查结果会举报给相关院校，提醒学位颁发机构进行正式审查。下图体现的是吉费博士论文至2月13日止的核查情况。事实上网站行事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不希望在最终报告出来前下结论，从而对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特地隐去了吉费的姓名而冠之以代号 Dcl，但不防被“明镜”周刊侦知而提早曝光。



图片来源：VroniPlag Wiki

VroniPlag Wiki 并非官方机构，拿出的报告并没有什么真实效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吉费等被核查的对象可以置之不理。事实上，自2011年开工到今天，不到八年的时间里，该网站已经端掉了78个博士学位和1个教师资格。还有2人在网站核查进行中就已经被各自的大学取消了博士学位。这个抄袭猎人网站的开端就是2011年著名的古滕贝格事件。

2011年3月，39岁系出名门、人气旺盛、风华正茂、前途不可限量的联邦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被确证论文大篇幅抄袭后被剥夺博士学位，虽经默克尔极力挽留，仍在民众的一片指责声中黯然辞职，彻底结束政治生涯，不久举家迁居海外。当时的抄袭猎人专门为古滕贝格开了一个网站 **GuttenPlag Wiki**，下图是他的论文在该网站核查中呈现的色谱，在 393 页论文中，有 371 页出现抄袭，抄袭行数达到 10421 行，图片中一片触目惊心的通红代表着抄袭的严重性，正在接受核查的吉费与之相比朕可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了：



图片来源：GuttenPlag Wiki

目前活跃的 **VroniPlag Wiki** 即是这一行动的延续，与 **GuttenPlag** 一样，**Vroni** 的名字是他们查的下一个对象，前任基社盟主席施托伊贝的女儿。该网站的猎手基本都为匿名，互相不认识，只在线上联系，但工作成效显著。自那以后至今，该网站一共查了 188 本博士论文和 13 本教授资格论文。在他们的推动下，继古滕贝格之后，2011年6月，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欧洲副议长科赫-梅林（**Silvana Koch-Mehrin**）被母校取消博士头衔，辞去政界职务。此后又有更多政界人士中招落马，各个政党都有波及。不久这把火甚至烧到时任联邦教育科研部长的沙范（**Annette Schavan**）身上，她上世纪 80 年代的论文被爆大面积引用不规范，终在 2013 年被母校杜塞尔多夫大学判定为蓄意抄袭，博士学位被取消，很快被迫辞去部长一职——她因为当年在大学直接读到博士，中途并未获得其他文凭，学历被一撸到底，只剩下高中毕业，连就

业资格都不够了。2015年9月，德国第一位女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又被该网站盯上，查出她的博士论文有30多处引用不规范，所幸她的母校高抬贵手，让她逃过一劫——本届默克尔政府中她继续担任国防部长。

VroniPlag Wiki 这样的民间抄袭猎人之所以在德国能如此活跃并产生巨大影响，与德国的特殊文化不无关联。德国人传统上非常尊崇“博士”和“教授”两种头衔，它们几乎被等同于一种荣誉。相信很多与德国学界有接触的人，都在正式场合听到过称呼德国教授的长长的头衔——“教授”（Prof.）之后还要加上“博士”（Dr.），甚至“荣誉博士”（Dr. h.c.）也要一一列举，名流大腕云集之处，Prof. Dr. Dr. h.c. 比比皆是。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名人头衔听来犹如马蹄踏地，得得不止。这种尊荣，使得各界对博士头衔趋之若鹜。对博士学位的热衷延伸到政坛，高官具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据称德国内阁成员多数拥有博士学位，而德国各政党中更有数百名博士，许多政客都乐意在其竞选广告和海报上加上博士头衔，希望吸引更多的选票。

而德国的博士攻读与授予过程，也有其传统特点。德国以导师制为主，博士导师称为Doktorvater/Doktormutter，按字面翻译就是师父/师母，很容易套用我们中国人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来理解。博士生往往没有修课要求，甚至都不一定要在大学注册，只跟定导师，在导师指导下写出大论文，按各校大同小异的“博士条例”（Promotionsordnung）规定提交、走评审和答辩流程即可。论文按规定必须带有原创性声明，该声明并具有法律效力。但博士生是否真正遵守了学术规范，最终还是要靠博士生自负其责，虽然导师也有责任把关——而且众所周知，导师和博士生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那么密切，导师不熟悉自己的博士生，也是常事。近年来各个大学也开始为师生提供查重工具（主要是 Turnitin），但笔者查找了一些大学的规定，还没有发现把查重作为硬性规定的——我国高校相较之下要严格得多，硕博论文答辩之前往往必须通过查重，才有资格送审。当然，德国学界以严谨治学著称，大学也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古滕贝格丑闻爆出时，笔者正好在德国读博，还曾经为此多接受了几节学术道德的强化教育课。但光谈道德，缺少制约，显然还是不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抄袭猎人在德国如此活跃的原因。

而与抄袭猎人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德国学术生态圈的另一个大问题：论文代笔。

德国的论文代笔公司是合法存在的学术文章撰写机构，他们的公开广告打的是为企业和机构提供研究报告等文本的撰写，也能为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一定的助力，但事实上他们的业务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去年《世界报》爆出德国联邦劳动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向求职者推荐的职位中，“论文写手”竟然赫然在目：“我们正在寻找可在家代写课后作业、学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自由撰稿人。价格根据工作难度的不同决定。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作？您擅长什么专业领域的写作？”论文代写俨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而在论文代写时，枪手公司往往称自己提供的是“文本创作过程中的咨询服务”，并不违法——事实上也有多个法院判例支持这一点。因为其表面的合法性，目前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制裁此类机构，论文代写问题遂成为学术生态圈的灰色地带，只能靠导师和学术委员会的火眼金睛了。据报道，以3万欧元的价格，熟练的枪手可以炮制不同专业的博士论文，只需要提供大的方向，枪手可以代为确定题目，只需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一本足以通过审阅和答辩的博士论文，至于这种论文的学术质量，自然是可想而知了。据称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就是由人捉刀代笔写成，因此他对于自己论文的质量也不甚明了，如果不是被吃瓜群众挖出来，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抄得如此恶劣。抄袭猎人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对此类现象的一种反制和威慑。

VroniPlag Wiki 声名在外，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尤其因为拉了一些政界人士下马，特别是前述古滕贝格和沙范都是默克尔的亲信，因此被怀疑暗中为某些政治力量服务。但该网站的统计显示，政界人士只占其调查对象的一小部分，且左右阵营均有波及。面对质疑，抄袭猎人表示，并不关心对方是谁，身份如何，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捍卫学术的尊严。德国学术圈捍卫学术尊严的决心，也是有目共睹。在古滕贝格的抄袭丑闻爆出时，默克尔曾经全力袒护，不希望他辞去部长一职，称“当初我要的是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而不是助教古滕贝格或博士古滕贝格。”德国学术界多达5万人联名抗议，抗议信发起人康斯坦茨大学助教博士生特雷霆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说，此类行为是“欺骗”和“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最不能允许犯的错误。“其行为是对德国教育体制的侮辱，是对那些认认真真做学问人的不尊重，是一种道德腐败”。而默克尔总理对其的支持，只会损害德国作为学术严谨的研究基地的形象。

必须肯定的是，德国学术圈还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对学术不端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德国有《头衔使用法》，代写或抄袭论文一经查实，属滥用头衔之列，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获刑入狱。而各个大学的章程和规定中，也都可以找到关于学术不端、论文抄袭的具体定义和处理方法。抄袭猎人能够端掉这么多个博士学位，也正体现了相关大学对于举报认真对待、毫不袒护的态度。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年1月26日-2月25日）

1月26日 德国煤炭退出委员会宣布将在2038年前关闭所有煤炭火力发电厂。根据计划，德国在2022年将煤电从当前的42.6吉瓦特减少到30吉瓦，并在2030年减少到17吉瓦。德国目前煤电比重高达40%，在停止使用煤电的过程中，天然气将成为德国电力能源来源的后备选择。政府原则上愿意提供400亿欧元作为弥，还需和16个州政府就如何分担补偿费用而达成一致。

1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人口的长期下降趋势被移民潮扭转。截至2018年年底，德国人口升至约8300万人，略高于上一年的8280万人，人口数量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高。

2月1日 德国国防部决定直接向欧洲空客购买3架政府专用远程飞机，替代两架服役将近20年的现役远程专机。空客A350型客机单价大约1.8亿欧元，另外需要花费大约1亿欧元做改装，以适应政府专机特殊需求。

2月3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州代表围绕城市空气质量议题举行了会谈。联邦和地方的共同目标是控制污染极限值，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最终实施“禁柴令”。德联邦政府决定将“清洁空气应急计划”资金从此前的10亿欧元增加至15亿欧元，另外再拨付4.3亿欧元，用于推动地方层面实施汽车硬件升级。

2月4日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出访立陶宛。至2021年德国将投资约1.1亿欧元用于支持立陶宛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只要安全局势需要，德国将会继续在这立陶宛驻军。德立双方发表声明称，双边强化的军事关系成为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月5日 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 2030》的计划草案。这份 20 页的文件提出了一种对德国来说全新的产业政策导向。该战略将钢铁铜铝、化工、机械、汽车、光学、医疗器械、绿色科技、国防、航空航天和 3D 打印等十个工业领域列为“关键工业部门”加以扶持，允许形成“全国冠军”甚至“欧洲冠军”企业，保证德国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2月6日 德国政府向北约提交的一份战略报告中承诺，至 2024 年将国防预算提高至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以提高德国对北约的贡献。德国提高国防预算部分是出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压力。先前，美国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各自军费开支增至本国 GDP 的 2%。

I 欧盟委员会以“涉嫌垄断、影响竞争”为由叫停了德法铁路业两大巨头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铁路业务合并案。

2月8日 2018 年德国出口和进口总额均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18 年德国出口额为 1.3179 万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 3%；进口额为 1.09 万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 5.7%；贸易顺差约为 2278 亿欧元，比前一年下降 8.1%。但增速均不及 2017 年，国际贸易摩擦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对德国对外贸易影响明显。

I 德法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上发生了激烈意见冲突。最终，欧盟通过了目前的妥协方案，即通过修改欧盟的天然法规，新规定将赋予欧盟委员会对“北溪二号”更直接的影响力，同时也保证该项目本身不受到威胁。默克尔表示这是德法友谊合作的成果。

2月13日 继俄美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军备竞赛，对欧洲大陆而言尤其危险。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没有排除为应对俄罗斯核导弹威胁而部署任何形式防御能力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核武器。

2月15-17日 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跨大西洋关系成为各方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有着“安全领域达沃斯”的慕安会来说，与会各方矛盾如此激烈实属罕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了美国在贸易和外交领域的单边主义，对抛弃国际政治结构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并呼吁挽救被美国抵制的条约。

2月18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为 1993 亿欧元。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约为 130 亿欧元，连续第三年减少。

2月19日 德国2018年经常账户盈余创纪录地达到29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4%。连续三年蝉联第一，且超过排名后两位日本和俄罗斯的总和。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9年2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俞宙明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文交流



德国蓝皮书